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九目錄

權德輿七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與睦州杜給事書

與張秘監書

答左司崔員外書

答獨孤秀才書

答楊湖南書

答柳福州書

賀崔相國書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徐泗濠節度使贈司徒張公文集序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中書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九

權德輿<sup>七</sup>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某月日試秘書省校書郎權德輿上書閣下德輿材術無聞重以拙訥雖星輶往復皆獲趨拜竟未得粗承餘論少盡下情伏蒙以通世之舊將獻狀受祿感戴循環不知所措或有所見敢布愚衷何者今皇帝馭天下之初將欲拔才俊延幽滯綜覈名實覽觀風俗故分詔近臣省問四方將天之命其旨不細則閣下舉一士用一賢必當窮驗聲

實精究終始一旦以愚當薦士之目誠衆多所未喻也凡以故舊之私不能忘情與夫推賢類能其事則異今者澄清省察以得人爲功直道公議天下屬目此時而失則所失多矣德輿伏膺儒行三十未立拊躬責已知不如人俟他時進修與諸生齒方冀當大君子眷念之至申鄙夫報效之分今若以貲用所迫苟進一官則傭書販舂亦足自給必不敢以區區之身上累名器敢拒黔敖之食徐受山濤之恩下情所守在此而已是以竟未獲拜謝者以必所不敢當也伏惟宴閒之餘俯察愚朴文章鄙略不足以煩

省覽用此陳露慚畏伏深不宜德輿再拜

與睦州杜給事書

十二月九日試右金吾衛兵曹參軍權德輿謹遣蒼頭獻書于給事杜公閣下德輿顓蒙小生行藝無取世業儒術不能自奮徒以晨羞之暇取適文誼師蓮生欲寡其過之言慕太邱平心率物之道弱年多病志無所就衡茅之中俯仰自愧去年得以物役道于貴州舟次仁境心口相賀一躡賓階鄙恹都盡何者嚮風之心久積於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及夫承至論聞格言懸榻之禮禮有加等深明

出處之分根極道義之本初勗之以勉職又勗之以通經  
駑薄賤姿誠不自意拜賜之時感入心腑及就安環堵靜  
守緒言常慮行之不至忝辱明鑒近又承寓書於包中丞  
丈過有稱賞永懷慚戴何可言喻噫夫先師有互鄉之見  
與其進也至東漢郭泰陳蕃之徒亦以獎鑒士林爲已任  
降及近古此道寢微今江南多士所湊埒於上國力行修  
詞人人自勵月旦之評或無至公眾情所望實在閣下伏  
恐清闕二鑒於此一失物論云云以之去就下情所虞在  
此而已如小生者但欲稽考古訓端正心源以區區直方

展微贄於他日不宣德興再拜

與張秘監書

頃因從容縱言遂及曩歲與外舅相國有往復書猥見徵  
求出於眷愛休沐發篋追懷愴然因思弱植長自湖海閉  
關開卷孤特寡徒或有所得則三復喟嘆所務峭峻益爲  
迂野蓋不自量力而欲希蹤古人故書中多有此意今則  
聊復自哂亦當時志之所在而不能自己也建中初年及  
弱冠方以環衛掾曹爲今司空漕輓從事抵鍾陵經信部  
時外舅自都曹郎出爲郡佐話言歡甚淹留累夕約爲伯



仲申以久要鄙人以年位不倫慮非宜適且合志營道豈待約結而後固邪外舅曰僕爲監察御史時司空楊公已爲祭酒太常又年長十九歲而許僕以兄事何足下今日見拒之深耶時房州罷浦陽長在座因指之曰請亦敦此義其間嘉言道論函丈更僕雖農山濠上無以過也迨歸江南俄致天書慕荀陳之義結潘楊之好緘詞勤勤雅有古風無言不訓感槩相許爾後數年方展嘉禮旋屬外舅以本官參台司操簡修賀輒申直諒亦旣病被累章乞身平生所蘊頗同不試噦夫人之才有能有不能當夫司諫

無隱詞皆體國後以區區建安之守逢京師變故密疏行  
官陳匡復之畧移書強藩檄誠順之義其他議論風彩凜  
然有大丈夫之節斯不可及已與夫刺促顧慮沉浮自愛  
者豈同日耶明年所疾不起前此友壻天落故有二祭文  
以寄悲懷七年秋猥辱朝命以博士徵至京師十數年間  
累有外姑與建昌房州之喪表墓申奠直書而已因緣故  
舊臨紙泣然今亦附於書末庶見其閨門士行之有類也  
兩書之外又有其時書數紙屬在卷中因復連寫倏忽二  
紀無非風燭士感見知如何可言頃年祇役江西在路有

寄內詩一首音詞蕪陋顧非士衡彥先之比頃常馬上偶  
誦今亦具之往復書并墓銘奠文等共十餘篇以兄與外  
舅有江湖遊處之舊又鄙人承眷特深雄詞載筆博物閱  
覽賢士大夫之淑聲家法固周知之感念陳跡輸於醬瓿  
非敢以文爲事也不宣德輿再拜正月二十五日

答左司崔員外書

德興器用瑣薄無他才術徒以木訥之姿翫習聖賢之訓  
嘗以爲大朴久散世道交喪師友之義缺醜薄之風起蚩  
蚩萬情無所思向銜憤結懷怒然終日前年得以行役獲

觀德容始蒙泛愛竟接清議初論當世之理要次陳情性之大端終語道德之原極澡雪百慮泊然葆真一聞至論神開意警不覺虛白澄曠浹洽四支則易直子諒又其細也當此之時誠欲備門弟子之數日展嚴師之敬雖此志不遂實念逾涯忘年之歡契比伯仲昨者奉問洞見仁衷且有退身邱樊之說噫夫中人之性或不以利回而多以名敗或時能蹈義而鮮能克仁此誠細者可力大端則循情而動矣至於黜聰晦明恬於退讓息浩然之氣哀樂不入不然則乘時致位以天下爲己任化醺爲醇澤流無垠

卷之八  
五  
彝倫式敘生生茂遂此誠大君子之出處也近古以來作  
者實鮮豈世運有在或時無其人間睹皇極綜論之一篇  
得之盡矣然則或進或退小屈小伸豈足爲執事者道也  
又示問之中情旨備至不棄弱植伸以嘉姻荀陳之義非  
所敢當況司徒令子爲後來名輩精識洞鑒誠已得之鄙  
人何堪復當此命門閭之下珉玉不侔將何以祇承厚意  
當叔寶逸少之目恐累清德無任下情已具諮聞敬承嘉  
命尋冀拜謝感慶伏深某再拜

答獨孤秀才書

省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  
於惠愛纖悉厚重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當  
以家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  
況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鏤錙毛嫱終不  
慮隱之櫝之繞之帷之之爲患而爲擁腫礫石鉛鈍宿瘤  
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已多矣豈與  
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不能甚  
力今夫滔滔者或辯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  
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

招徠奔走爲津爲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豈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答楊湖南書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宏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鐘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耀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忻懽駭悚咏歎無懌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爲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

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  
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  
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  
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  
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  
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雖竊  
知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  
之過至於九年暴於四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慚愧於古人  
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剝精耗神



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諫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媸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覲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元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敝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

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極  
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  
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宏大務極其言  
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  
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  
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  
則復爲累亦輒爲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  
二紀以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況之今又遇閣下此  
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

望也載之再拜

答柳福州書

來問見愛慇懃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曰  
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  
在於禮部吏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判失權  
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  
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  
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  
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

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爲時  
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  
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  
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宏董  
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  
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  
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  
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回復於  
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

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義則牆面木偶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間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今吏部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手旣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

困而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勉敢忘勉之之道邪大凡  
常情爲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  
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  
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  
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止也來問又言三代  
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賈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  
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  
慚忤無量德輿再拜

賀崔相國書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  
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  
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  
元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  
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  
自古哲賢之徒或尚志不展鬱堙當世長歎痛哭於是乎  
作伏惟以常所感慨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  
在指顧豈逃殼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  
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

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宏之文章  
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  
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  
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  
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  
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  
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陳餘論有以見  
大君子遣辭發慮宏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  
天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



已不宣某再拜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又況宗公大君子網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修之有本末得之有厚薄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古今安舒方重外清和而內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于詩之愷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修身以之懿文其遜志

肄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居宴息勇退肥遁則  
吟咏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  
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悞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  
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危夷門要害盍建元侯以屏  
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陳選部官人之法穀下饑旱舉  
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改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  
尤深切著明武皇嚮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  
司上賀百執事聳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  
若是也周旋臺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陝州教化清平

分閩東郡閑邪秉直志氣所伸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  
竟以貞勝而登端右是皆以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效也  
故其含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歌詩有逸韻敘事爲實  
錄皆据根柢而無枝葉悵悵然君子碩儒之言其在是乎  
昔公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僑於吳辱忘年之歡  
暨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間知公嗣子  
太僕主簿袞孝謹而文永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爲  
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敘之  
云爾

徐泗濠節度使贈司徒張公文集序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歌康  
哉之臣周宣王修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  
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卿大夫感物造端能  
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  
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建封南陽  
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干櫓非道不  
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當時賢公名卿  
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

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  
歷巴陵陟壽春婪婪反虜壤地相接眾寡懸絕物情不交  
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奕  
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祿察廉三郡授  
鉞貞師莅于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  
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邱明載單襄公之言曰  
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興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  
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  
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辨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

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勲闕表邱隴銘器敘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思異論輝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宏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

與勲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懽表烈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剡煩苛宏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

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江漢  
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  
秉筆之士皆欲沂末流而挹清源埃塏而棲顙氣至若  
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  
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  
立早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  
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  
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文辟典校秘書四遷至冠柱  
後惠文徵拜左史歷司封員外左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



爲所中以其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  
于梁會其帥旣歿軍司馬代之詔未下兵火氣燄殺人以  
逞明神佑善獨脫死地中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  
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跡愈退而屬詞愈精  
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  
中執法廉湘中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  
輝華中外方將乘迅飈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  
協書命於謨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末如之何君嘗  
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烝藝景

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  
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  
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扁防隳約束恬然而據上遊坦然  
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況今據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  
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  
皆天球大圭奇采逸響不待數珎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  
妙噫自天寶已遷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  
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  
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

朗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旣詳言矣徒采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

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詞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書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

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歿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文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物遷不爲波流初閉關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

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廷爲太常寺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爲比部郎中十一年夏感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閎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記循吏政事則房柏卿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求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文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慨則與

李都統及三從事書纂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  
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  
則有詔誥嚮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  
能度越倫類有聲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合  
爲三十卷如黃鐘玉磬宏璧琬玉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  
彰彰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爲夸大無  
諂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  
孤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蚤歲與君遊  
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

君之孤某旣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爾

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元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辨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於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遐蹈物



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元纁鶴版徵至京師用希  
夷啟沃膺合元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邱乃就馮尊師齊  
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元王君王君  
授體元潘君潘君授馮君自陶君至于先生凡五代矣皆  
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  
林明皇在宥天下順風所嚮乃獻元綱三篇優詔嘉納志  
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  
汙於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瀾河息  
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

歌詠於紫芝宏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  
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  
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  
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  
夏雲璫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近古遊方外而言  
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神之妙則有元綱篇  
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淪澡雪使  
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習中之誠而休乎天均  
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領其他操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

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  
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厯十三歲歲直鵠首止于宣  
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元者率額  
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冀元偏得先生之道如  
槁木止水剗心遺形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  
去二十五年顏爲御史丞類其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  
藏在秘府厥後冀元得其本以授予請序引其逕庭庶傳  
永久別有逍遙卓詭之論不列于此編至若挺神奇祛物  
怪告鍊蛻之地合肸蠁之符皆備刻於金石者之說今徒

采獲斯文以序崖畧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目錄

權德輿八

右諫議大夫韋君集序

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

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

韋賓客宅宴集詩序

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序

崔吏部衛兵部同任渭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

唱和詩序

暮春陪諸公游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吳尊師華原露仙館詩序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送安南裴中丞序

奉送黔中元中丞赴本道序

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史往淮南浙西序

送水部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送建州趙使君序

送循州賈使君赴任序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秋夜侍姑叔讌會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

權德輿八

右諫議大夫韋君集序

洙泗門人登四科者唯稱端木賜卜商可與言詩以其善於取類敏於喻禮然則緣情詠言感物造端發爲人文必本王澤貞元十二年夏四月庚辰皇帝御麟德殿命通儒碩生與縉黃上首雜論奧蹟互相發明繇是京兆韋君以四門博士召見三元六學博辯宏大精義具舉宸心乃愉尋獻七百字詩一章詞華彬蔚詔旨優答浹日授秘書郎



踰月遷右補闕未半歲拜右諫議大夫其餘以文發身以直事君言語侍從論思諷議賈生當受釐之問方朔擅不窮之智近臣渥命榮冠一時薦紳競勸巖谷皆聳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且以瓊琦軼拔爲已任至弱冠乃喟然曰四始五際今旣遠矣會情性者因於物象窮比興者在於聲律蓋辯以麗麗以則得於無間合於天倪者其在是乎彼惠休稱謝永嘉如芙蓉出水鍾嶸謂范尚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遂苦心藻慮儷詞比事纖密清巧度越羣倫嘗著

天竺寺六十韻魯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使畫工圖於仁  
祠摘句配境偕爲勝絕又於江南著卧疾二十韻晉國忠  
肅公手翰以美之曰卓爾獨立其在我韋生乎其爲名臣  
宗公所稱賞如此又與竟陵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爲方外  
之侶沉冥博約爲日最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  
羽衣也則曰遺名攝方袍也則曰塵外被儒服也則今之  
名字著焉周流三教出入無際寄詞詣理必於斯文自貞  
元五年始以晉公從事至京師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  
嘗因休沐悉以見示德輿鄙昧不能言詩徒以掖垣之寮

辱命爲序豈愛之厚而忘其不能數前此論著別爲篇第  
後此者方紬懷仙章句而不復賦人間之事矣今茲詩集  
以類相從獻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聖誕日麟德殿三教  
講論詩爲首凡十卷云

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

古者采詩成聲以觀風俗士君子以文會友緣情放言言  
必類而思無邪悼谷風而嘉伐木同其聲氣則有唱和樂  
在名教而相博約此北海唐君文編盛山集之所由作也  
初文編以英華籍甚輝動朝右書法草奏爲明庭羽儀談

者謂翰飛密侍潤色告命如取諸懷之易也八年夏佩盛  
山印綬朱兩轡而西天子雅知其文采慰勉甚厚且曰第  
如新涖分我憂歎於是惠而保之四封熙熙比歲連課爲  
百城表率十九年冬旣受代轉遷於夔上方以愷悌紓息  
之爲大人文華國之爲細或者蘊而決之使目不暇瞬庸  
詎知嚮時歲月不來之推轂邪理盛山十二年其屬詩多  
矣非交修繼和不在此編至於營合道志詠言比事有久  
敬之義焉睽攜寤歎惆悵感發有離羣之思焉班春悲秋  
行部遲客有記事之敏焉煙雲草木比興形似有寓物之

麗焉方言善譴離合變化引而伸之以極其致昔魏文帝稱劉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一時抱朴子云讀二陸之文恐其卷盡今覽盛山之作有似之凡漢庭公卿左右曹方國二千石軍司馬部從事暨巖棲處士令弟才子稽合屬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盍簪則七子偕賦發函亦千里善應尊賢下士備見於斯歲蕤照燭雖南金青玉之不足也噫文編所友善者僕多善之周星之間物故殆半梁寬中楊懋功尤爲莫逆交友零落如何可言況其雅音已矣多歎三復感念涕洟集於筆端是集也編於德輿嘗有

木桃瓊瑤之往復尋求序引所不敢讓者俟夫子徵還道舊之日破涕爲笑於斯文也

左武衛曹曹許君集序

建安之後詩教日寢重以齊梁之間君臣相化牽於景物理不勝詞開元天寶已來稍革頽靡存乎風興然趨時逐進此爲橐籥紳佩之徒以不能言爲恥至吟咏情性取適章句者鮮焉有許氏子者名經邦字某世得命官不書於此如舉其始終之畧以著於篇君天授純靜不遷於物修檢之中須有夷曠早孤家于鄱陽有佳山水遂以貞遯爲

心不近聲利孝敬溫信著於州里保閒樂退無所撓屈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謀學業文以此爲適相國第五公之爲郡也軾間懸榻以禮之咨於連帥薦授試左武衛曹參軍有別墅去家百里秋八月泝溪而上灘激險不幸溺於秋濤之中嗚呼踐儒行而未申其用霑初命而未至於祿受全氣而不終其壽此三者所以爲士友之病凡所賦詩皆意與境會疏導情性含寫飛動得之於靜故所趣皆遠其道退其徒寡不交當世故知之者稀惟昌黎韓愈泰山羊滔最爲友善羊旣物化韓爲江西從事今年冬

子役於鍾陵而君去世之三歲也文行實錄皆得之於韓  
噫嘻士之修道向晦不耀於時以泯沒者可勝道哉如許  
君者潔身於困約之中講藝於蓬茨之下以六義之文爲  
富以一畝之宮爲泰齊人吹竽楚人泣玉故志業內固英  
華未發介然居易以至歿身其古之牆東谷口之徒與韓  
以其詩三百篇授子故類而爲集

韋賓客宅宴集詩序

太子賓客韋兄影華纓佩金龜爲清時大僚有數年矣始  
以博士奉朝請周厯臺閣出分藩符入作卿長乃領內府



又賓東朝拜章乞告優詔得請致仕就第燕閒自頤中外  
族屬嘗僚貴仕以觴酒祝延發禮修賀者多矣以兄始登  
朝行實自禮寺蕃祉吉祿此爲椎輪於是眾君子學通行  
修嘗踐此任者與今之引經據古屈職在列者同聲撰日  
復修茲會乃有夏官小司馬左右曹侍臣書殿東觀柱下  
史南宮郎九旋十疑而鄙夫忝焉入門而右勝槩迎步聳  
闕一檻於賓位羅松篁於石徑清冬之時寒翠溢目則熙  
春眾卉炤灼駘蕩又可知也軒蓋上下壺觴交錯聆主人  
之言則同惇史聽眾賓之論如在曲臺徜徉乎禮文博約

平法義樂在名教慶茲壽寵中飲霑醉抗音擊節乃相謂  
曰季倫金谷實有歌詩元亮斜川亦疏爵里況今賀得謝  
之美賦必類之詞愛景美祿遺簪投轄盛集之若是者有  
幾安可沒而不書猥微菲薄因附官業今裴辛呂三君子  
皆講學稱職而司勲滿歲復留再帖郎位猶四命焉前此  
者柱史之超拜浹日矣鄙夫之忝茲一紀矣二左曹東觀  
二十年矣原注陳君二十年馮君二十年張君十八年今云二十年開中半也小司馬向三  
十年矣而主人逾四十年矣其于折中定議損益於儀法  
多矣原注兵部二十八年主人四十五年向逾舉全數也外有平陽長樂二連帥章

君柳君絳柳和三郡守裴君李君

闕二

前蘇州韋君信州

陸君

闕一

守之介劉君六邑之長姜君合中外歷是者十

九人因廣斯文且爲禮官之籍

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

儒有秦公緒者當天寶理平之世興麗則鼓盛名於當時  
遭多故道進身退越部山水佐其清機圓冠野服脩然自  
放宅遐心於事外得佳句於物表不知華纓丹轂之爲貴  
者幾四十年方帥時賢軾間懸榻昔鄭公通德有鄉門之  
號秦君麗句創里亭之名慕風騷者多所嚮仰貞元中天

下無事大君好文公緒舊游多在顯列伯喈文舉之徒爭  
爲薦首而壽陽大夫公之章先聞故有書府典校之拜時  
動靜不滯於一方矣七年春始與予遇於南徐白頭初命  
色無愠怍知名歲久故其相得甚歡因謂予曰今業六義  
以著稱者必當唱酬往復亦所以極其思慮較其勝敗而  
文以時之聞人序而申之悉索笈中得數十編皆文場之  
重名強敵且見校以故敵故

二字疑衍

隨州劉君長卿贈答之

卷惜其長往謂余宜敘噦夫彼漢東守嘗自以爲五言長  
城而公緒用偏伍奇師攻堅擊衆雖老益壯未嘗頓鋒詞

或約而旨深類乍近而致遠若珩珮之清越相激類組繡之元黃相發奇采逸響爭爲前驅至於室家離合之義朋友切磋之道咏言其傷折之以正凡若干首各見於詞云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序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爲當時聞人凡所至之邦必千騎効勞五漿先饋嘗考一畝之宮於上饒時江西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司憲李公入覲于王蕭君領廉察留府太祝亦不遠而至聲同而應隨故也先是嘗舍于道觀因復居之竹齋虛白湖水在

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適蕭君悅其所  
以然也旣展賓主之貺又歌詩以將之其詞清越鏗若金  
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旣成而太祝有酬和  
之作復往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曹操崔君茂實文場  
之舊以六義爲已任攘臂拔筆而爲和者惟三賢師友風  
騷迭爲強敵志之所之發爲英聲其於奇正相生質文相  
發若笙磬合奏組纈交映君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  
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不紀況合散出處之未始有極  
耶以鄙人嘗學於是俾冠以序其或繼而和者用先成爲

次序云

崔吏部衛兵部同任渭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

唱和詩序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  
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  
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  
以秀造分校秘府宏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聯曹結  
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  
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埃壒中孕閑曠

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鍾磬深夜之月露眇聽寂寞  
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  
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  
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卽真從周復以  
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卽真俄掌貢舉實爲  
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  
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  
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  
達人倫龜玉更爲王陽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



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摠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旣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暮春陪諸公游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暮春三月時物具舉先師達賢或風于舞雩或楔于蘭亭所以暢性靈滌勞苦使神王道勝冥夫天倪吾徒束支體於府署以簿書爲葦楫有日矣故因休沐之暇考近郊之

勝郭北五里有古龍沙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風亭蓋故容州牧戴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賢熊氏之業文尚茲境之幽曠合資以構之創名以識之五年矣初入環堵中有琴書披篋躋石忽至茲地鄒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廬羣峯極目於枕上或澄波淨綠相與無際或孤煙歸雲明滅變化耳目所及異乎人寰志士得之爲道機詩人得之爲佳句而主人生於是習於是其修身學文固加於人一等矣況其志勵於螢雪之下業成於薪水之餘則甲科令名如在指顧是會也有御史府楊君薛君環列崔君

金少長卷之二 卷四十一  
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克子與皇甫君不繇是  
進亦陪其歡虛中曠然取樂名教而主人趨隅拜下敬恭  
得禮請酌古道徧徵歌詩因曰自十數年間佐是府者騰  
陵杳冥離會靡常眾君子用牽乎時未始有極然異日之  
適非今日之適也至若心同於內跡脗於外交臂瞪視吾  
喪我於此亭者一生幾何是不可以不紀乃次詩于屋壁  
各疏爵里以爲清風亭故事云

吳尊師華原露仙館詩序

世人於逆旅溺喪之中而村疑  
執膠固唯仙師吳君超然

試則已豈能自售其後累以惠文法冠爲戎輅上介甫登  
中臺旋鎮南服蓋純鉤百汰不得自閉於匣中明矣今天  
子惠茲元元邁唐虞之風鄙夫司言九年玷辱清近顧不  
能裁成謏訓著一代典法耗竭蚩鄙爲明時羞思得上分  
憂歎下布條職使四封之內列郡和洽斯亦大丈夫之事  
也因君是行聊復起予追思往歲攜手相樂與蘭陵蕭元  
植范陽盧載初宦遊出處多在江介索然物故何可勝言  
又想夫楊柳古灣秣陵仁祠寒夜促膝歡言舉酒晦明颺  
馳忽二十年各乘風波時一會合今日出祖話別在加餐

錄分全月三  
卷四下  
自愛而已至若馬文泉之功畧士威彥之教化憬俗裔人  
納諸掌握明珠文犀視同涕唾皆裴侯穀中所畜也不復  
煩言

奉送黔中元中丞赴本道序

中丞頃持邦憲靈臺坦蕩中立不倚公輔之望懸於人心  
者久矣大方夷道且無町畦持刀筆者忤害爲獄故前言  
有餘杭之命左遷也大君端拱穆清深恤人隱慮遠黎之  
未康擇可以富教之者以餘杭風政表課第一故有持節  
黔中之拜天之愛人斯謂甚矣受命之日庀徒戒行鄙人

以使者之微假道於此屬當祖輟辱在賓筵敢宣言於執  
事曰夫蹈全德者事無夷險播善政者地無遐邇然則五  
溪之氓其將泰乎呂梁懸水尚在忠信矧夫巴黔故地方  
鎮專達惠飫夷落興行禮讓然後期翔清朝羽儀百僚倚  
伏之數庸詎知不以此乎夫臨觴捧袂愀然悽愴此兒女  
之仁也固壯夫恥之愚亦恥之引滿舉白旣醉而罷文則  
不腆蓋指事云

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史往淮南浙西序

夏四月戊午大夫公至自朝覲敷宣仁澤旣浹辰俾從事

監察御史太原王德素將事於淮南浙西二府且修好也  
初德素以行藝修明達於吏理由廷尉評而簪惠文曳赤  
紱參鍾陵軍事公之入覲也主留府師旅之重公之還部  
也領將命四方之覲自非和裕之才肅給之用有嘉聞而  
無流事孰能與於此亦旣撰吉日驛車麟麟公乃備觴豆  
以祖之類歌詩以貺之小子辱從事之末承命授簡書日  
書字者異乎諸府賓主之禮且以美德業也

送水部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吏二千石與中臺郎循良雋茂旋相爲重在其推擇所切

而已故叔載以文術而居郎位以吏理而分郡節時所重  
難輒居選中其初以獻賦射策取甲科如地芥交諸侯之  
聘車不輟鞅繇外臺察視入佐著作休聲日揚乃擢建禮  
與伯氏左曹萼跼相鮮濟濟於公朝怡怡於閨門士君子  
詠歌屬和以爲榮觀昔郢中之客能爲陽春白雪之曲洎  
梁水部郎何遜文含清律重於江南今叔載有必類之詞  
比興溫雅其於宦遊宜乎典水曹而牧郢人也況漢南長  
帥風行列都郡守清靜公廉遵詔條而已以叔載內平夷  
而外質重不佻不流佳言析理亶亶可復施於列藩如發



劓投刃況得漢南之歡舊矣又何疑於報政邪大則以尤異徵細猶轉遷劇郡皦然前知不足爲賀觴酒祖輶姑以紆居者之愀愴云

送建州趙使君序

子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燠灼可以頤指變化者趙侯顧不游其津退然自得鄙夫識之曰斯可以爲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歲佩二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茲建人爲仁由已斯亦不細是邦爲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子之戴侯也故能

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際移書四方詞義憤切密疏奔  
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操大政者皆建之  
爲也趙侯於斯時實爲從事賓榻虛左得之甚懽凡趙侯  
所以令聲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公發之也今日幢蓋昔  
時山川存問遺老淒涼故事至止之日情何可言屬者狀  
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  
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殆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  
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命所繫故  
也或歎趙侯官尚屈而地頗遠予以爲不然昔孔門諸生

以蒲莒單父著稱況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趾九真  
報政況建溪之邇乎則趙侯旗軼之間猛鷲飛伏勞徠所  
及鰥孤樂康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  
乎南轅計日祭軼卽路白晝美景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  
以書札爲念也

送循州賈使君赴任序

使君嘗以司直佐黔陽黔陽之政舉又以贊善守寧夷寧  
夷之人又乃今以周行慰薦詔領海豐天慈覆露無有遠  
邇及夫書於循吏爲後法程則古人交趾九真之績與河

內潁川固何以異焉知今日麾蓋不爲使君南溟之變化  
耶追思從兄秀才爲使君門閭之賓曩歲晤語備徵理行  
愴族屬之凋落益睽離之怊悵事可覆視言爲不誣朱輻  
郡節三伏就路眾君子祖道或賦列爲一編延頸屈指在  
徵書北轅而已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清祀嘉平著於三代蓋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故  
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以縱  
遠目可以滌煩襟況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玉舉手

拊節盡一日之澤遣百慮如遺二三子唯今日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秋夜侍姑叔讌會序

叔父至自東周第如新定就長子桐廬尉之養也途出雲陽德輿之僑居在焉拜慶之後式展讌餞掇蔬焚枯以實圓方叔父諸姑旣就坐羣從伯仲或冠或巾中外稚孺凡四五十人差其長幼爲侍坐之列暢之以旨酒旣醉不誼侑之以清絃中奏彌靜天天申申其樂無垠發之於恬曠得之於名教稍間則圓魄照坐微風入林殘暑盡銷清光

交映歌詩類事舉節應觴覺聽視之內無非和樂雖謝庭  
羯末之盛雪花柳絮之興及夫情適於中率禮無違亦一  
時也乃命編次其文且書其時時建中四年之七月德輿  
操觚以序